

梅娘小说

黄昏之献

冰心
书灵

名誉主编

主编

虹影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I246.7
M44

梅娘小说



黄昏

编 选 司 敬 雪

之献



A0910524

上海古籍出版社

虹 影 丛 书

民 国 女 作 家 小 说 经 典

梅 娘 小 说

黄 昏 之 献

编 选 司敬雪

责任编辑 陈宁宁

装帧设计 姜 明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本 850×1092mm 32 开 插页 4

字数 134,000

版别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书号 ISBN 7-5325-2637-2/I·1334

地址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印刷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

印张 6.875

印数 1-5,000

版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3.20 元

□ 花 □ 柳 □ 病 □ 患 □ 者 □

“先生！你这有一〇六药针吗？”诊察室的门口站着一个黑衣的，一只腿翘着的人在问，一种羞怯而颤抖的询问。

“什么？一〇六！”白衣的大夫从大堆血渍的纱布中抬起头来，很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是……是”被回问的人嚅嗫了，手痉挛着去揪嘴旁的胡须，脸上显着难堪地笑。

望着那黄白相杂的丛生的胡须和枯皱的手，年轻的看护生从鼻端嗤出来笑声。

“没有一〇六那种药针。你是治什么病呀！”大夫再问。

“是……是……”

“进来说，治病没有怕人的！”大夫在招呼。

这回我们有机会来看一看这位新来的病患者了，约模有五十岁光景，看去并不是怎样孱弱的人，长方脸，脸

上刻划着长时间劳苦的皱纹，眼睛因病的折磨有点模糊了，脸上有一种城市人稀有的诚朴的颜色。

一翘一翘的，黑布的大褂在屁股上摇摆，襟上有些积久的泥印，一股干硬活的人的汗味从摆着的衫下泄出来。

“是！是治脏症候的！”进来就倚在屏风侧，很显明的这位患者对他的病是这样地感觉羞惭。

“哦！那是六〇六，不是一〇六，是你要打针吗？”

“是我，唉！你老别见笑。”脸飞上了一朵孩子才有的羞红。说的话在喉里转着。

“好！你坐那边等一会吧。”

他费了很大的劲，才坐在一条凳子上，坐下去的时候，可以清楚看到他咬牙忍受着病痛的样子。

大夫忙于他的诊治，他被暂时地遗忘在角落里。

先还低头坐着，一会他慢慢地扬起脸来，用惊奇的眼光巡视着室内。

一个看护走过去，向他举起手里的检温表。

“来！来！把扣解开，这个夹在隔肢窝里。”

他小心地一如看护所说的放好检温表，跟着就急忙掩藏着地皮色的白小褂。招待像跟自己说又像跟别人解释：“唉！竟叫病闹的，连衣裳都不能洗。”

“唉！可不是，人一有病什么要强的心都没有了”。看护有意地，微笑着说出引逗他的话。

立刻地他脸上有了笑，他似乎从没受过这种同情的知遇似的，用着笨拙的谄媚嘻笑望着那看护的脸嘴说“嗯……嗯……这……这位先生真明白人。”

检温表拿出来，他的脸稍稍转白，手也轻度地颤抖

着，眼睛恐惧地注视着看护的嘴，像是生怕从那双合着的唇里迸出来什么不幸似的。

看护竟自拿了那检温表走向大夫去。

他的脸色转向惊愕，惊愕中又极力地压抑着，到底还是压抑不住地问着邻座的男人：“这……这就看完了吗？”

邻座的人摇了摇头。

他更茫然了，不安地四顾，手焦灼地叠着，一会遮遮掩掩地去摩内衣的钮扣，一会痉挛地去扯嘴旁的胡须。

看护再来，手中拿着张白纸。

“先生！我的病要要……紧不？”没待看护开口，他便抢着问了。

“还没看呢！可是挺热，大概没什么危险，这么大岁数了，怎么惹上……”看护的话没说完，他已经默默地低下头去。连耳根都羞红了。

“你叫什么名字？住哪？病了多少天了？”看护翻动手中的纸。

“叫李贵，住二道河子，病……病了七天了”说着话，头依然俯着，忽然两粒大的泪从俯着的脸坠下来，跟着又粒粒坠来，又两粒。

看护脸上有了怜恤，拿笔触一下他的头：“唉！别伤心啦！走，上那边看去。”说着走向布幔中去。

他迅速地擦去了泪，用手撑着椅背试验着往起站，站定后用窥探的眼光，偷瞧着周围的人，再一拐一拐地走进布幔中。

大夫带了大大的白口罩进去，

布幔中有了绛丝的脱衣声，半晌，一声滞浊的呻吟冲

出布幔来。跟着呻吟的是大夫的声音。

“住几回?”

“就……就两回。”回答的声音是呜咽的。

“在哪?”

“塘子胡同。”

“病到这样也不能做什么啦!”

“有十天没干活了!”

“干什么的。”

“瓦匠。”

“那么家呢?”

“没家,要不叫跑腿还……?”呜咽转向低沉的啜泣。

啜泣稍止,换上了痛楚的呻吟。

约摸五分钟过去,大夫走出来,一面挑选着橱中的刀
一面向看护生说:

“预备麻药针。”

(选自短篇小说集《第二代》,益智书店 1939 年出版)

在雨中的冲激中

风挟着雨，孩子们挟着烂了洞的草筐，阿二扯着阿大的袖子，阿大头低低地垂着。金姬拉起了缀着补钉的裙子包上了头，翠花在小心地握着羊尾巴一样蹇曲着的发辫，辫梢上一小条长满赭色的斑的红绸带从红湿的小手缝中不安地挤出来，英三走在最后，困难地拖拽着断了一根带的木屐，雨丝在五个垄起的褪了色的背上纵横地洒着。

转入了巷口，在一个灰箱子前，阿二扯动着阿大的袖子：

“哥！看看吧！万一今天若有什么东西呢。紧走紧走地走一天也捞不着东西呀！”擦着淋湿了的脸，阿二企求地望着哥哥，另一只在腰间暖着的小手勇敢地抽出来。

“说你不信，这儿不会有什么东西的，天到这时候了，有也早被别人拣了去，哪还有我们的份。”阿大瞅着阿二的脸，声音是一种老年人才有的嘎暗而且阴郁的。虽这

样说着到底也走过去了，而且抽开了灰箱子的湿淋淋的盖。

金姬和翠花在另一个箱子前站着，英三独自跑到巷口去。

孩子们在细心地寻着，拨着，在煤灰中，在果壳里挑选着——找寻可以满足微小的希望的东西。

雨淋着，风开始呼啸了。雨倾斜着急泻下来，阿二把头缓缓地缩到肩里去，悄悄地打着冷战。阿大爱惜地瞅着那被浇湿了的头，默默地拉起前襟遮向那湿漉漉的头去。

金姬在细声地问着翠花，刚才翻上来的半张报纸是不是已经淋湿了的。

蓦然，英三在巷口大声地欢愉地叫唤起来，他摇撼着手中一个白的盒子样的东西。

孩子们蜂拥着跑过去。

英三站在大楼前窝风的角隅里，脚下堆着三个啤酒瓶子。脸在雨的洗涤下兴奋得像雨后的骄阳一样。

“饭盒子！饭盒子，整的，整的，还没人吃过啦。坐——坐——”

摇着手中的东西，英三指挥着可怜的同伴们，孩子们眼巴巴地围着英三坐下，阿二舐翕张着的小嘴唇，翠花把小手爽地从辫梢上拿下来。

盒子里排列着炸得黄黄的肉和绿的菜。在红得爱人的梅子旁边有一条虾的尾巴，另外全部都是整齐的；洒着点芝麻的饭粒，也只在角上稍稍空了一点。

英三撕扯着肉，精心地数着绿菜的数目，一丝一丝地

整整地分了五份，阿二开始咽着唾液了。

“这给你！这给你！”英三送着分好了的东西，孩子们迅雷似地把小手伸向口中去。贪婪地嚼着，嘴唇啧啧地作着响。

“我一听门响，就藏到房间角，还是上回那个大胖子，穿白衣裳的，像跟谁赌气似的‘哗！’把这盒子往外一擦，过后又‘扒！扒！扒！’摔出这三个瓶子来。我悄悄地，悄悄地……”

那边有人踏雨走过来。

孩子们迅速地转过头去。

红的小伞旁边一个较大一点的黑伞，四只胶皮的高靴子在积水里的小坑里反照出来，另一对孩子在归家的途上，嬉笑着讲谈着学校里的事情。

“哥！瞧——瞧那些。”女孩子的小红伞一偏，小嘴鼓突起向对面一拱。

“脏骨头！穷种！”男孩子挟起一只眼睛，左边的嘴角跟着鼻子抽上去。满脸不屑的样子。

“你骨头干净——你——”英三挖起一团泥预备扔出去。

一辆汽车猛然在眼前止住，泥花跟着四溅开来。

黑伞的哥哥嘟囔着骂了：“瞎啦！往人身上溅！”且擦着深蓝制服前襟上的黑泥点。红伞的妹妹惋惜又怨恨地瞅着溅成了斑点的高高的白袜子。

汽车中三个踏着亮晶晶的皮鞋的孩子跳下来；

前面较大一点地冲着哥哥楞起了眉毛。

“你骂谁——你骂，你那鳖像，配骂人吗？谁叫你往

人家门口站，你才瞎眼呢！”

“你管我骂谁——我爱骂谁骂谁——你管得住吗？——我，我也没指名骂你。你——你样不整。”哥哥抗着伞稍稍地往前站了一点，脸因窘而红了。另一只手悄悄地举上去掩在翻出来的白衬衫领子上的一块墨点上。

“管啦！我谁都能管，不服你就过来。”高一点的少爷两手叉在腰间，脸凌人地仰着。娇气从华贵的蓝丝绒的衣缝中无忌惮地射出来。

“得啦——少爷别呕气，一会看淋着雨，怪凉的。”满脸红光的汽车夫插进来携起了楞着眉毛的手。

“你也走吧，小先生！回家一擦就掉了，哪叫天下雨，没法子呢。”汽车夫向着黑伞下的哥哥柔声地说且作了个笑脸。

哥哥得了安慰似地携着妹妹走向路中间去。

“脓包！看他比你有权就白挨狗屁斥了是不是——”英三从藏身的角隅里向黑伞的哥哥轻视地作了个可笑又可气的鬼脸。

小阿二把手刮着脸，细声地说：“都拿出跟我们那横样来呀——”

哥哥愤怒地咬着了嘴唇，眼光在没有行人的路上打着转。

妹妹恐惧又焦急地扯着哥哥的衣裳：“走吧！别屑惜理他们，全当狗放屁，看他们打你怎么办。”

哥哥把求助的眼光投向胖大的汽车夫去。

“啊！他妈的！是你们呀！饿不死的穷种，又来了，

真找打呀！痛快都给我滚”一瞥见了藏在角隅里瞅热闹
闹的刚吃完了一顿大餐的孩子们，红脸汽车夫立刻竖起了
眼睛，皮鞋“扒！扒！扒！”地打得土敏土的台阶山响地
走向孩子们来。

“滚——像球那样滚，快！”

“你俩也滚，滚一个泥球！”阶上的少爷开心地嬉开了
嘴，最矮的把手推人似地挥着。

“咱们滚哪——滚暖——”英三嚷着，把空的饭盒子和
碎纸用劲地打向白皙又骄傲的脸去；跟着拉起翠花就跑，
阿大扯着阿二，金姬紧跟在翠花后面，百忙中拾起一块烂
泥掷向后面去；咒骂从这飞跑的一串中连串地迸过来：

“三个小混鸡子，一个大臭鸡子暖！”

“瞎唬啥呀，再穿的好，你爹也是个大王八！”

“一帮兔子——”

黑伞下的哥哥听着咒骂抽抽嘴角，携了妹妹踏着水
走开去。

阶上被辱骂的少爷可立刻红了眼睛，六只手齐齐地向
逝去的褪了色的身形握起了拳头：

“追——追他们去，老金，快去呀！”

“这群鳖羔子该揍，死不完的小鬼！”老金也皱起了
胖得一条岗似的眉头。瞅着倾盆的雨，老金爱惜地看着
自己黑亮黑亮的皮鞋。“得了！少爷，今儿算便宜他们。
等哪天再遇见他们，不给打个死才怪，下这大雨，咱们
进去吧！”高大的汽车夫小心地护着怒冲冲的少爷们拉
开了瑰丽的门。临进去，最大的少爷狠狠地向着雨丝扔
了一下

拳头。

雨淋着，急遽而又倾斜地。

走在大街上躲在伞下的哥哥想起了什么似的向妹妹张开了口：

“等将来我长大了，非买一个比他们这辆还大的汽车不可；溅那三个小子一身，连脖颈里都叫他们溅上大泥饼。还有——还有，非得把那群穷种叫汽车从他们身上轧过去。”

“轧了人警察不让呀！”妹妹斜着滚了滚眼睛。

“我——哼！”哥哥扬气地举起了头，两股雨滴的合流不安地从掀偏了的伞上坠下来。

在另一条巷中，英三他们互相搀扯着走着，雨在那拱着的瘦削的已经淋透了的小肩上，一层又一层地盖上了密密匝匝的更粗大的点滴。

（选自短篇小说集《第二代》，益智书店 1939 年出版）

□ 鱼 □

别那样冷冷的吧！琳，我求你，风飏着，雨不久就会停的，停了你再走，你不是为避雨才到我这儿来的吗？撇开我们之间的一切，单按着人情来说，你也可以多留一会的。你能看着你的朋友太太，一个带着小孩的软弱的女人，独自在一所大房子里，听着风吼，听着雨啸，为恐惧的声响吓得颤抖着而吝于给与一线壮胆的慰藉吗？而且，灯灭了，天，灯为什么要在这一瞬间坏了呢。

琳，好琳，你别那样，你稍稍把脸转过来一点，你听，风更大了，不，风哭了，它在哭着呼唤着一点什么，它是在寻找着一点失去的东西吧。琳，你再待一会，到电灯修复了再走，我想电灯一会就会好的。看，连路灯也坏了，他们不会叫他黑得太久的，不是吗？

我的孩子睡熟了，你容许我把他放到卧室里去吗？我记得我的抽屉里还有半截蜡的，有了它，我们可以光亮一点的。

琳,我知道你厌倦,不,我知道你对我是过去新鲜的时候了。你根本没有爱我,琳,你也不过是基于怜悯的一点同情而已。但这对我已经足够了,你给我的最大的启示是叫我明白了我自己。而且你叫我知道了爱,爱原不是糊糊涂涂就可以享受得到的。

琳,为什么你那样一点点地挪开你的椅子,你以为我没察觉到吗?放心,先生,我是不会触及你一根手指的,我要的是爱,从心底涌出的真正理解的爱。拥,抱,吻,抚摩,那算得了什么,我很容易就可以从我丈夫那儿得到,虽然他给我的拳头相等于爱抚,但与其强取之于你,我是宁肯违心地去接受他所给与的一切的,你……

啊!你站起来了,你预备走是不是?是的,我忘了你说给我的,“人们的飞短流长”。对,今晚正是给人以飞短流长的绝好资料,外面是暴雨,屋里是昏昏的蜡灯,我的懂事的孩子又睡了,这里只有我和你,我和你单独地在昏暗里相对。你怕说,你为什么来呢?

你不愿意回到你的寓所去,那里只有寂寞,你想我这儿无论如何比起寓所来是好的。你可以得到一杯茶,一杯热的红茶,另外一块流着乳酪的点心,而且我一定要用干毛巾擦干了你的濡湿的头发,还许温存地替你拧落裤管上的积水,你可以懒懒地坐在沙发上,瞧着一个自以为是获得了你的爱情的女人在为你布置着一切。但你得要明白,她以为有爱,她才那样做的。她知道她的爱情也不过是换得了你的一时消遣,之后呢?

噢对了,你可以说是为看望我的丈夫才来的。告诉你,他虽然是昨天才从P城的他的家中返回来,但刚才,

在你来的半点钟之前，他和我闹翻了出去，今晚是不会回来过夜的。这情形你都可以想象得出的。不是吗？

你更烦了，那闪亮的电光已经把你的脸清楚地照给我，虽是那样短的一瞬间，我已经看明白了你皱到一起的眉毛，你用你的牙啃着你的唇，你在骂我也不一定。你要走开，趁早别想，你动一步我就嚷，我说你趁着你的表哥不在的时候强奸了他的太太，你怕什么我说什么，你要脸，你要面子，你就一点别动。你骗得我够了，也该我享受一回。雨这样大，风摇得屋子仿佛要倒了似的，雷响得震耳，我怕，我一人没勇气在这样的暴风雨里支撑着这样大的一所房子，我要你陪我一回，到灯来，到雨住，我会放你走的，你放心吧。

琳！别那样静静地站在窗前，你连到椅子上坐一会都不肯吗？你可怜我一回，我再不会麻烦你的，你别看轻我，我绝不叨扰你什么。我们是友好地爱上的，也叫我们好好地分离。今晚，你知道我是多么难过吗？琳，像往日我们相会时那样，张开双臂，叫我在你的怀中蜷曲一会吧！我的心，激烈地撞着胸膛，她要能挤出来倒好，它不，它只那样激打着我，那样剧烈地，琳，我说不出我是恨是爱。但是，琳，恨也是爱的，琳，你可怜我，你给我的怜悯的爱我也要，你抱我一回好吗？我刚才受了过分的刺激，又加上这暴风雨，我的胎儿在体内不安地转辗着，我的跳动的心因着它的转动是这样的空虚，头也昏得难过。今夜我也许会流产的，我觉得我的腿麻得利害，你叫我靠着你休息一会儿，容我暂时闭上眼睛，容我暂时享受一点抚慰吧！琳，你知道我们刚才是怎样剧烈地吵过吗？

琳！你的手真热，有你这一只手已经够温暖我了，我觉得我恢复了一点，琳，你不屑于张开你的眼睛吗？我知道我今夜的形状是相等于鬼的，你不张开眼睛也好，你留着你记忆中的我的美丽的印象吧！你曾无数次地说过我好看，我美丽，你曾无数次地吸干我眼中满储着的泪水，因为你的爱，我才有委屈的泪。今晚我的泪枯涩了，我的全身因为少了往日的温存的泪水的湿润，干得快裂了，骨节痛着，两点钟前受的击打还残存在身上。琳，你肯用你的热手轻轻的抚摩我一下吗？

啊！琳，你还是爱我的是不是，你抱得我这样紧，琳，别把头俯在我的肩上，让我看一下你。琳，我现在相信我明白你甚于明白我自己。我知道你爱我，而且我知道你爱我到什么程度，但你是懦怯的，你抵抗不了周围的一切，你才想抛弃了我。你是舒服惯的公子，你抛不开你的安乐，你没有决心和我一块奔出去和饥饿斗争。我呢？琳，我也是不会累你的，你该明白。离开家的这三年中，我明白生活的担子的重量，我决不会把我和孩子的重担放在你的肩头。如果我的丈夫真的踢开我们，我是宁死也要养起我的孩子来的，我什么都可以做，甚至可以去出卖肉体。我幸而生得美丽，而且我还年轻，一个 24 岁的好看的女人想还不至于十分难于获得职业。孩子失去爸爸，但他有妈，我要竭尽毕生的精力做一个好妈妈。没钱的寡妇不也都没自杀吗？琳，你相信我，我要受之于你的是爱，是同情，是理解，我……琳，我太孤独了，我没有一个亲人，我很早地失去了妈妈，我的爸爸是跟我离得太远了，我们之间有的只是恨，他恨我不肖，他恨我扫了他的